

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



中国当代 短篇小说选

(三)

罗强烈 编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
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

(三)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(青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班果

封面设计:张戈

中学生课外文学读本
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(三)
罗强烈编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 96 号)

国家教委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装备用书

沙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8.625 千字:183

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001—10000

ISBN 7-225-00952-6/I·155 (每套 5 本)总定价:48.00 元

目 录

林斤澜	溪鳗——矮凳桥的鱼非鱼小酒家·····	(1)
汪曾祺	大淖纪事·····	(14)
陆文夫	门铃·····	(35)
韩少功	飞过蓝天·····	(50)
叶文玲	心香·····	(68)
张抗抗	夏·····	(97)
刘厚明	黑箭·····	(123)
边玲玲	丹顶鹤的故事·····	(136)
宋学武	干草·····	(151)
萧 平	三月雪·····	(170)
扎西达娃	没有星光的夜·····	(206)
李森祥	小学老师·····	(217)
李国文	驳壳枪·····	(247)
李不空	打草·····	(258)

林斤澜

溪 鳗

——矮凳桥的鱼非鱼小酒家

自从矮凳桥兴起了钮扣市场，专卖钮扣的商店和地摊，糙算也有了六百家。早年间，湖广客人走到县城，就是不远千里的稀客了。没有人会到矮凳桥来的。翻这个锯齿山做什么？本地土产最贵重的不过是春茶冬笋，坐在县城里收购就是了。现在，钮扣——祖公爷决料不着的东西，却把北至东三省蒙古，南面的香港客都招了来了。接着，街上开张了三十多家饮食店，差不多五十步就有一家。这些饮食店门口，讲究点的有个玻璃阁子，差点的就是个摊子，把成腿的肉，成双的鸡鸭，花蚶港蟹，会蹦的虾，吱吱叫的鲜鱼……全摆到街面上来，做实物招牌。摊子里面一点，汤锅蒸锅热气蒸腾，炒锅的油烟弥漫。这三十多家饮食，把这六百家的钮扣，添上了开胃口吊舌头的色、香、味，把成条街都引诱到喝酒吃肉过年过节的景象里。

拿实物做广告，真正的招牌倒不重要了。有的只写上个

地名：矮凳桥饭店。有的只取个吉利：隆盛酒楼。取得雅的，也只直白叫做味雅餐馆。唯独东口溪边有一家门口，横挂匾额，上书“鱼非鱼小酒家”，可算得特别。

这里只交代一下这个店名的由来，不免牵扯到一些旧人旧事，有些人事还扯不清，只好零零碎碎听凭读者自己处理也罢。

店主人是个女人家，有名有姓，街上却只叫她个外号：溪鳗。这里又要交代一下，鳗分三种：海鳗、河鳗、溪鳗。海鳗大的有人长，蓝灰色。河鳗粗的也有手腕粗，肉滚滚一身油，不但味着鲜美，还滋阴补阳。溪鳗不多，身体也细小，是溪里难得的鲜货。这三种鳗在生物学上有没有什么关系，不清楚。只是形状都仿佛蛇形，嘴巴又长又尖，密匝匝锋利的牙齿，看样子不是好玩的东西，却又好吃。这三种鳗在不同的水域里，又都有些兴风作浪的传说。乡镇上，把一个女人家叫做溪鳗，不免把人朝水妖那边靠拢了。

不过，这是男人的说法。女人不大一样，有的女人头疼脑热，不看医生，却到溪鳗那里噉噉喳喳，一会儿，手心里捏一个纸包赶紧回家去。有的饭前饭后，爱在溪鳗店门口站一站，听两句婆婆妈妈的新闻。袁相舟家的丫头她妈，就是一天去站两回三回的一个。

这天早晨，丫头她妈煮了粥就“站”去了。回来把锅里的剩粥全刮在碗里，把碗里的剩咸菜全刮在粥里，端起来呼噜喝一大口，说：

“溪鳗叫你去写几个字呢。”

袁相舟穷苦潦倒时候，在街上卖过春联，贴过“代书”的红纸，街坊邻居叫写几个字，何乐不为。答应一声就走了去。

这家饮食店刚刚大改大修，还没有全部完工。先前是开一扇门进去，现在整个打开。后边本来暗洞洞的只一扇窗户，窗外是溪滩，现在接出来半截，三面都是明晃晃的玻璃窗，真是豁然开朗。这接出来的部分，悬空在溪滩上边，用杉篙撑着，本地叫做吊脚楼的就是。

还没有收拾停当，还没有正式开张。袁相舟刚一进门，溪鳗就往里边让。袁相舟熟人熟事的，径自在吊脚楼中间靠窗坐下，三面临空，下边也不着地，不觉哈了一口气，好不爽快。这时正是暮春三月，溪水饱满坦荡，好象敞怀喂奶，奶水流淌的小母亲。水边滩上的石头，已经晒足了阳光，开始往外放热了；石头缝里的青草，绿得乌油油，箭一般射出来了；黄的紫的粉的花朵，已经把花瓣甩给流水，该结籽结果的要灌浆做果了；就是说，夏天扑在春天身上了。

一瓶烫热的花雕递到袁相舟手边，袁相舟这才发觉一盘切片鱼饼，一双筷子一个酒杯不知什么时候摆上桌子。心想先前也叫写过字，提起笔来就写三个大字：“鱼丸面”。下边两行小字：“收粮票二角五、不收粮票三角”。随手写下，没有先喝酒的道理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拿眼睛看着溪鳗……

素日，袁相舟看溪鳗，是个正派女人，手脚也勤快，很会做吃的。怎么说很会做呢？不但喜欢做，还会把这份喜欢做了进去，叫人吃出喜欢来。她做的鱼丸鱼饼，又脆又有劲头，有鱼香又看不见鱼形。对这样的鱼丸鱼饼也还有不实之词，对这个做鱼丸鱼饼的女人家，有种种稀奇传说，还有这么个古怪外号，袁相舟都以为为不公。

追究原因，袁相舟觉着有两种：一是这个女人长了个鸭蛋脸，眼窝还里眶。本地的美人都是比月亮还圆，月亮看去

是扁的，她们是圆鼓鼓的。再是本地美人用不到过三十岁，只要生了两个孩子就出老了。这个女人不知道生过孩子没有，传说不一，她的年纪也说不清。袁相舟上中学的时候，她就鲜黄鱼一样戳眼了。现在袁相舟鹤发童颜一个退休佬，她少说也应当有五十。今天格子布衫外边，一件墨绿的坎肩，贴身，干净，若从眼面前走过去，那袅袅的论腰身，说作三十岁也可以吧。

溪鳗见袁相舟端着酒杯不喝，就说戏文上唱的，斗酒诗百篇。多喝几杯，给这间专卖鱼丸、鱼饼、鱼松、鱼面的鱼食店，起个好听的名号。溪鳗做鱼，本地有名气，不过几十年没有挂过招牌，大家只叫做溪鳗鱼丸，溪鳗鱼面……怎么临老倒要起名号了？袁相舟觉着意外，看看这吊脚楼里，明窗净几，也就一片的高兴，说：

“瞎，你看丫头她妈，只给我半句：叫你写几个字。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全。”

溪鳗微微一笑，那牙齿密匝匝还是雪白的，说：

“老夫妻还是话少点的好，话多了就吵了。不是吵，哪有这么多话说呢。”

说着，眼睛朝屋角落一溜。屋角落里有个男人，坐在小板凳上，脚边一堆木头方子，他佝偻着身子，拿着尺子，摆弄着方子，哆哆嗦嗦划着线。要说是小孩子玩积木吧，这个男人的两鬓已经见白了，脑门已经拔顶了。袁相舟走进屋里来，没有和他打招呼，没有把他当回事。他也没有出声，也没有管别人的闲事。

锅里飘来微微的糊味儿，这种糊味儿有的人很喜欢。好比烟熏那样，有熏鸡、熏鱼、熏豆腐干，也有糊肉、糊肘子，

这都是一种风味。溪鳗从锅里盛来一盘刚焙干的鱼松，微微的糊味儿上了桌子。袁相舟也不客气，喝一口酒，连吃几口热鱼松，鱼松热着吃，那糊味特别的香，进口的时候是脆的，最好不嚼，抿抿就化了。袁相舟吃出滋味来，笑道：

“你这里专门做鱼，你做出来的鱼，不论哪一样，又都看不见鱼。这是个少有的特点，给你这里起个招牌，要从这里落笔才好。”

溪鳗倒不理睬，不动心思，只是劝酒：

“喝酒，喝酒，多喝两杯，酒后出真言，自会有好招牌。”

说着，在灶下添火，灶上添汤，来回走动，腰身灵活，如鱼游水中，从容自在。俗话说忙者不会，会者不忙，是一个家务上的会人。

袁相舟端着杯子，转脸去看窗外，那汪汪溪水漾漾流过晒烫了的石头滩，好象抚摸亲人的热身子。到了吊脚楼下边，再过去一点，进了桥洞。在桥洞那里不老实起来，撒点娇，抱点怨，发点梦呓似的呜噜呜噜……

那一条桥，就是远近闻名的矮凳桥。这个乡镇也拿桥名做了名号。不过桥名的由来，一般人都说不知道。那是九条长石条，三条做一排，下边四个桥墩，搭成平平塌塌、平平板板的一条石头桥。没有栏杆，没有拱洞，更没有亭台碑碣。从上边看下来，倒象一条长条矮脚凳。

桥墩和桥面的石条缝里，长了绿荫荫的苔藓。溪水到了桥下边，也变了颜色，又象是绿，又象是蓝。本地人看来，闪闪着鬼气。本地有不少传说，把这条不起眼的桥，蒙上了神秘的烟雾。

不过，现在，广阔的溪滩，坦荡的溪水，正象壮健的夏

天和温柔的春天刚刚拥抱，又马上就要分离的时候，无处不蒸腾着体温。象雾不是雾，象烟云，象光影，又都不是，只是一片的朦胧。

袁相舟没有想出好招牌来，却在酒意中，有一支歌涌上心头。二十多年前，袁相舟在县城里上学，迷上了音乐。是个随便拿起什么歌本，能够从头唱到尾的角色。

花非花，雾非雾
夜半来，天明去
来如春梦几多时
去似朝云无觅处

这歌词原是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。白居易的诗，袁相舟本来只知道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那一首《琵琶行》。因唱歌，才唱会了这一首。

见景生情，因情来歌，又因歌触动灵机，袁相舟想出了好招牌，拍案而起。

身后桌子上，不知什么时候铺上了纸张，打开了墨盒，横着大小几支毛笔。这些笔墨都是袁相舟家的东西，也不知什么时候丫头她妈给拿过来了。袁相舟趁着酒兴，提笔蘸墨汁，写下六个大字：“鱼非鱼小酒家”。

写罢叫溪鳗过来斟酌，溪鳗认得几个字，但她认字只做记帐用，没有别的兴致。略看一眼，她扭身走到那男人面前，弯下腰来，先看看摆弄着的木头方子，对着歪歪扭扭划的线，笑起来说：

“划得好，真好。”

其实是和哄一年级小学生一样。说着平伸两只手在男人面前，含笑说了声：

“给。”

那男人伸手抓住她给的手腕子。溪鳗又说了声：

“起。”

男人慢慢被拉了起来，溪鳗推着男人的后背，走去看新写的招牌。

这个男人的眼睛仿佛不是睁着，是撑着的。他的脸仿佛一边长一边短，一边松动一边紧缩，一只手拳着，一半边身子僵硬。他直直地看了会儿，点着头“

“呜啊，呜啊，啊……”

溪鳗“翻译”着说：

“写得好，合适，就这样……”

一边让袁相舟还坐下来喝酒，又推着男人坐在袁相舟对面。袁相舟想着找几句话和男人说说呢，也不知道他喝不喝酒，给不给他拿个酒杯……还没有动身，溪鳗端过来两碗热腾腾的鱼面，热气里腾腾着鱼的鲜味、香味、海味、清味。不用动脑筋另外找话说了，眼前这鱼面的鲜色、厚薄、口劲、汤料，就是说不尽的话题。

鱼面也没有一点鱼样子，看上去是扁面条，或是长条面片。鱼面两个字是说给外地人听的，为的好懂。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，吃鱼有这种吃法。本地叫做敲鱼，把肉细肉厚，最要紧是新鲜的黄鱼、鲈鱼、鳗鱼，去皮去骨，蘸点菱粉，用木槌敲成薄片，切成长条……

三十年前，这个男人是矮凳桥的第一任镇长。那时候凡是个头目人，都带枪。部长所长背个“木壳”，镇长腰里别一

支“左轮”。那“左轮”用大红绸子裹着塞在枪套里，红绸子的两只角翘在枪套外边，真比鲜花还要打眼。记不清搞什么运动，在一个什么会上，镇长训话：

“……别当我们不掌握情况，溪鳗那里就是个白点。苍蝇见血一样嗡到那里去做什么？喝酒？赌钱？迷信？溪鳗是什么好人，来历不明。没爹没娘，是溪滩上抱来的，白生生，光条条，和条鳗鱼一样。身上连块布，连个记号也没有，白生生，光条条，什么好东西，来历不明……”

过不久，规定逢五逢十，溪鳗要到镇上汇报思想，交代情况。镇长忙得不亦乐乎，溪鳗要跟着他走到稻田中间，或是溪滩树林去谈话。

镇长当年才二十多岁，气色红润，脸上还没有肥肉，身上已经上膘。一天傍晚，从锯齿山口吃了酒回来，敞开衣服，拎着红绸枪套，燥燥热热的走到矮凳桥头，日落西山，夜色在溪滩上，象水墨在纸上洇了开来。镇长觉着凉爽，从桥头退下来，想走到水边洗一把脸，醒一醒酒。哟，水边新长出来一棵柳树？哟，是个人，是溪鳗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鬼鬼怪怪的。”

溪鳗往下游头水里一指，那里拦着网：

“人是要吃饭的。”

“也要吃酒。这两天什么鱼多？”

“白鳗。”

“为什么白鳗多？它过年还是过节？”

“白鳗肚子胀了，到下边去甩籽。”

镇长把红脸一扭：“肚子胀了？”两眼不觉也斜，“红鳗呢？”

溪鳗扭身走开，咬牙说道：

“疯狗拉痢，才是红的。”

夜色昏昏，水色沉沉，镇长的酒暗暗作怪，抢上两步，拦住溪鳗，喘着说道：

“我说有红鳗，就是有。不信你过来。”

溪鳗格格笑起来，说：

“慢着，等我拉网捉了鱼，到我家去，给你煮碗鱼汤醒醒酒。我做的鱼汤，清水见底，看得见鱼儿白生生，光条条……”

镇长扯开衣服，说：

“我下水帮你拉网。”

扭头只见溪鳗走上了桥头。镇长叫道：

“你往哪里走？你当我喝醉了？鱼网在下游头，水中央……”

溪鳗只管袅袅地往前走，镇长追了上去，说：

“我没有醉，骗不了我，随你鬼鬼怪怪……”

眨眼间，只见前边的溪鳗，仿佛一个白忽忽的影子。脚下绿荫荫的石头桥却晃起来，晃着晃着扭过长条石头来。这桥和条大鳗似的扭向下游头，扭到水中央，扭到网那里，忽然，一个光条条的象是人，又象是鳗，又好看，又好怕，晃晃的往网那里钻……

镇长张嘴没有叫出声来，拨腿逃命不成脚步。有人在路边看见，说镇长光条条，红通通——那是酒的不是了。

一时间，这成了茶余酒后的头条新闻。过不久，镇长倒了霉，调到一个水产公司当了个副职。这还藕断丝连地给溪鳗捎些做鱼松的小带鱼，做鱼丸的大鲈鱼来。

袁相舟到县城上学，在外边住了几年。隐绰绰听说溪鳗

生过一个孩子，和谁生的？究竟有没有做下这种传宗接代的事？也无凭据。

倒是这乡镇改造过商贩，也不断割过“尾巴”，个体的饮食业好比风卷落叶了。可是风头稍过一过，溪鳗这里总还是支起个汤锅，关起门来卖点鱼丸，总还有人推门进来，拿纸包了，出去带门。

袁相舟看见过屋里暗洞洞的，汤锅的蒸汽仿佛香烟缭绕，烟雾中一张溪鳗的鸭蛋脸，眼眶窝里半合着眼皮，用一个大拇指把揉透的鱼肉，刮到汤锅里，嘴皮嚅嚅的不知道是数数，还是念咒。有的女人家拿纸包了回家，煮一碗热汤，放上胡椒米醋，又酸又辣端给病人吃。

袁相舟又喝了两杯花雕，看着对面当年的镇长，把一碗鱼面吃得汤水淋漓，不忍细看。转头去看窗外，蒸蒸腾腾，溪上滩上似有似无的烟雾，却在心头升起，叫人坐不住，不觉站起来，拿笔斟酌着又写了几句：

鳗非鳗，鱼非鱼
来非来，去非去
今日春梦非春时
但愿朝云长相处

溪鳗走过来看一眼，没有看清，也不想看清，就扭身拿块布给那男人擦脸上、手上、衣襟上的汤水，挽起男人，推着他到字纸面前。男人直着撑着的眼睛看了会儿：

“呜呜呜呜，呜呜呜呜……”

溪鳗淡淡笑着，象是跟自己说话：

“他说好，他喜欢，他要贴起来，贴在哪里？他说贴在里屋门口，说贴就要贴，改不了的急性子……”

男人伸手拿纸，拳着的左手帮着倒忙。溪鳗说：

“你贴你贴，我帮你拿着这一头。”

溪鳗伸开两只手，拿住了纸张的五分之四，剩下一条边让男人托着，嘴里说：

“我们抬着，你走前头，你看好地方，你来贴……”

溪鳗在里屋门口板壁上刷上浆子，嘴里说：

“我帮你贴上这个角，帮你贴贴下边。你退后一步看看，啊，不歪不斜，你贴端正了……”

却说当年的镇长祸不单行，随后又打个脚绊，从水产公司的副职上跌下来，放到渔业队里劳动。不多几年前，队里分鱼，倒霉镇长看见鱼里有条溪鳗，竟有两尺长，实在少见。就要了来盘在竹篮里，盖上条毛巾，到了黄昏，掩着篮子回家去。劳动地点离他家有七八里路，走着，天黑了。那天没有月亮，黑得和锅底一样。倒霉镇长把这走熟了的路，不当回事，只管脚高脚低地乱走，只把盘着溪鳗的篮子抱在怀里。其实怀里还不如脚下，高高低低还好说，乱乱哄哄说不得……忽见前边一溜灯火，这里怎么有条街？灯火上上下下，这条街上有楼？走到什么地方来了？只见人影晃晃的，人声嗡嗡的，细一看，看不清一个人模样，细一听，也听不清一句人话……倒霉镇长吃惊不小，把篮子紧紧搂住，忽觉得毛巾下边盘着的溪鳗，扑通扑通地跳动。镇长的两只脚也不听指挥了，自己乱跑起来。又觉得脚底下忽然平整了，仿佛是石板，定睛看时，模糊糊是一条石头桥，一片哈哈水声。在一个墨黑墨黑的水洞里吗？不对，这是矮凳桥，烧成灰也认得的矮

凳桥。怎么走到矮凳桥来了呢！倒霉镇长的家，原在相反的方向。镇长一哆嗦，先象是太阳穴一麻痹。麻痹电一样往下去，两手麻木了，篮子掉在地上，只见盘着的溪鳗，顶着毛巾直立起来，光条条，和人一样高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那麻痹也下到腿上了，倒霉镇长一滩泥一样瘫在桥头。

一时间，这又是茶余酒后的头条新闻。不过，有件事不是说说的。众人亲眼看见，溪鳗从卫生所把这个男人接到家里来，瘫在床上屎尿不能自理，吃饭要一口口地喂。现在这个样子算是养回来了，象个活人了。贴上了字纸，还会直直盯着，呜啊呜啊地念着，是认得字的。

呜啊，里屋门一开，跑出来一个七、八岁的女孩子，直奔后窗，手脚忙不迭地爬上凳子，扑出身子看外边的溪滩，人都来不及看见她的面貌。溪鳗三脚两步，风快走到女孩子身后，说：

“怎么？怎么？”

女孩子好象是从梦中惊醒的，说：

“妈妈，鱼叫，鱼叫。妈妈，叫我，叫我。”

溪鳗搂住女孩子，那鸭蛋脸差点贴着孩子的短发，眨眼里垂下眼皮，嘴唇嚅嚅的，啊，袁相舟心里也一惊，真象是念咒了：

“呸，呸，鱼不叫你，鱼不叫你。呸，呸，鱼来贺喜，鱼来问好。女儿，女儿，你是溪滩上抱回来的，光条条抱回来，不过你命好，赶上了好日子，妈妈有钱也有权开店了。妈妈教你，都教你，做好人，开好店，呸，呸……”

袁相舟想溜掉，回头看见那男人，眼睛直撑撑的站在角落里，嘴角流下口水，整个人颤颤的，是从心里颤颤出来的。

袁相舟趑趄着脚往外走，却看见丫头她妈挑来一挑碧绿青菜，正要叫换。袁相舟打个手势叫她不要声张，做贼一样蹑着脚走了出来，走到街上，还只管轻手轻脚地朝家里走。

丫头她妈小声说道：“莫非吃错了酒了。”